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元郝經撰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喜立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

謹案

州辟三國志作州郡誤通志作州辟與此合

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

身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

丞相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

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漢軍垂至而諸縣響

應疑維等皆有異心于是夜亾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納維等乃俱詣亮降會馬謖敗于街亭亮拔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原注魏略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推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曜等所破遂將維等卻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係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孫盛雜記初姜維詣亮但係保官以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無當歸也案維麤知學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術恐不至此今不取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賞維志烈寢見親用與留府長

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

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

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淡

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

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維還成都

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

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

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

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謹案舊唐書地

理志曰維州薛城縣漢已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

故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于

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之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若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無及矣十六年春禕遇害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戰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

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將軍鄧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往住亾水

謹案今志作芒水毛本及通志

俱作此合水

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畱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

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于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啟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爾往董允切齒朕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益自疑懼因求種麥沓中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

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前鋒胡烈進攻關口蔣舒開門出降傅僉格鬪而死遂陷關口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原注左氏傳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綈帶子產獻紵衣焉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于緜竹帝降于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謹案今志

此下有或聞欲東入吳六字此刪與通志同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

尋被帝敕投戈放甲詣會于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維見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陰懷異圖維知之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劔而妄死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之泛舟絕迹全

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子游乎

原注史記越王勾踐任范蠡以國政

破吳夫差自殺范蠡乃乘扁舟而去適齊為鴟夷子漢書張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

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爾顏師古

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之

女追之亦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得仙俱去

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

情好歡甚維乃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則徐殺會盡

坑魏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

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既搆鄧艾艾檻車徵

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使為前驅

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并殺維妻子剖維腹膽大如斗維

昔所俱之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

皆先漢亾沒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

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

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

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

咸以姜維為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

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

時之儀表也原注孫盛曰異哉卻氏之論也夫士雖有百

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亾國之

亂相而云人之儀表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
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裴松之曰卻正此
論取其在好學與儉素爾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
表止在蜀甚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
難卻正也孫盛晉陽秋曰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
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欲僞服事鍾會
以爲古人之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
危既辱且危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
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于逆順之間希違情于難冀
之會不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于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
奇舉不亦闇哉裴松之曰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
大蜀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
全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
既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竹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
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
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矣夫成功理外然後爲奇
不可謂之愚闇哉陳志蔣琬費禕姜維共一傳評曰蔣

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
靜之理也姜維麤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驢旅明斷不
周終以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于區區叢
爾而可屢亂乎哉裴松之曰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
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輯之實治小之
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
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干寶曰姜維爲蜀相國臣主辱弗
之死而死于鍾會之難惜哉非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
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
得其所以也諸家之論互有得失惟陳壽之評干寶之論爲得其當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

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漢鐔粲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

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拜廷

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

議以爲不可順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綱
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
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

賣後漢書卷三
七
宜稼堂叢書

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
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
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
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論冀
等專權事冀恨之諷尚書出綱為廣陵太守建康元年卒
官年三十六張璠漢紀順帝時遣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
夫杜喬光祿大夫周瑒尚書樂巴青州刺史馮羨兗州刺
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循行風俗同日俱發
天下號曰八使後漢書亦言綱為侍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
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續漢書謂拜光祿大夫使誤也昭烈定益州翼為書佐舉孝廉為江陽長
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
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
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
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
故還爾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

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
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
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
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
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
還成都維議復出軍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贖武維
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
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
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于狄
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
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

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翼子微篤志好學仕晉為廣漢太守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謹案襄陽者舊傳作中盧人為前將軍

關侯主簿侯敗屬吳思歸昭烈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攜

持老母晝夜西行會昭烈東征遇于秭歸昭烈大悅以化

為宜都太守昭烈崩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

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

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

厭將何以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漢必凶

咸熙元年徙維陽道病卒

議曰嗚呼漢之將凶釁勇嗇禍者魏延姜維為甚焉亮終

制延而禱死無制維者玩寇黷武罷民以逞自謂拓定中

原如先丞相則里惡之效顰也原注列子西施病心而顰其眉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顰眉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漢之立國保有梁益以為關中河

內依重險以自固故昭烈實兵漢中諸圍捍敵而不使之

入鳩毒烏喙鯁不下咽終不能潰人腹心維乃易之卻住

漢樂縱敵使入高光昭烈不祀忽諸悲夫翼化譏維黷武

必自焚是已顯面大將位與維埒不能衛國不死于君終

為降虜義不逮夫識矣

贊曰伯約悍擾魚爛弗烹天既廢商而詎能興

謹案陳志姜維與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同傳

張翼與鄧芝宗預楊戲同傳廖化附宗預傳此以
姜張廖三人合傳者蓋取其事相連係且同爲降
魏故耳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譙周 子熙 文立 孫秀 郤正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宏巴郡楊
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
亮淡器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薨爲尙書右選部
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

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康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
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
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軍至沓水戲素心
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于
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
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
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
如此長兒也有識者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
與戲齊後至尙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

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

原注陳志其所序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

以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詞下可彷彿云爾其序曰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

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
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于是世
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
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
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
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
翔師復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
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

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
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
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
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厯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
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
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
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
竝致姦慝悼維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
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亾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
知幾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
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恆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
保業

贊鄧孔山

揚威才幹欻歔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辨舉圖殖財施有義

有敘

贊費賓伯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辦
是裨

贊王文儀

尙書清尙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
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

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
用疆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
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

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勵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鎮南麤強監軍尙篤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

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麤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
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
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才
或臧播播迷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臧言時孫德果銳偉南
篤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
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于
去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
于軍

贊程季然

公宏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宏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與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正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戲所贊諸賢自見書傳其行事可按也其餘史失其事陳壽史略具名字生出本末故并錄于後云

孔山名方南郡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方爲太守遷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賓伯名觀江夏邨人劉璋母觀之族姑也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昭烈于綿竹與嚴俱降昭烈既

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將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元弼名匡襄陽人隨昭烈入蜀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南和名邕義陽人隨昭烈入蜀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尙書

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次于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昭烈發言嘉歎

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昭烈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

文祥名禎襄陽人隨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有流風善政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官至尙書郎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國山名甫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昭烈定蜀後爲綿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昭烈征吳軍敗于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尙書右選郎

偉南名朝永南之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昭烈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

時人號爲李氏三龍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昭烈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丞相亮南征入蜀後舉孝廉義強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昭烈入蜀昭烈東征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仁字君義廣陽人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侯與侯有隙叛

迎孫權魏蜀人為將軍封公安縣關羽與孫有隙

普字子太義陽人昭烈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

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仕吳為廷尉卒謹按陳志傳略

此書多取作正傳故不復見其不立傳者十四人仍存傳略陳文

議曰戲志趣不凡識高思敏有逸才跌宕不拘度外之士

也大將軍琬與之言論戲倨不荅琬不惟不責又稱其快

一忤姜維銜之不置終以斥廢人之度量于此見矣陳壽

蜀志及裴松之傳注自丞相亮以下關張佐命數人外將

相牧伯參佐僚屬功烈著顯者七十餘人及戲為贊失其

行事而不見紀傳者又數十人葛爾梁益人才若是皆亮

獎拔甄收陶鑄磨厲調變器使毫末絲粟之長莫不畢用

棟隆而柱石壯椳闐居楔椳烏回反闐五結反締奏其間

其與贊興漢業故能信倡大義抗衡吳魏漢匹而為晉名

臣者猶數十人高光餘烈英靈炳蔚浮動草木有光屬天

不與赤星俱隕於戲盛哉前後據蜀僭竊者公孫述而下

如李雄王建孟知祥皆稱號數十年原注晉載記李特據

卒弟流領其眾流卒特子雄自稱成都王永興二年僭帝

號國號蜀傳班期二世李壽改號漢傳子勢桓溫滅之凡

四十六年五代史唐天復七年王建僭號蜀傳子衍

後唐郭崇韜滅之凡二十年後唐天成末孟知祥僭號

蜀傳子昶宋滅之凡三十二年閻弱猥瑣絕無一人可稱道庸蜀之險良

是而寂寂無聞乃知人材盛衰不在于地而在于人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孔明有焉

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汝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
 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北境得以
 寧靜大將軍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原注音餌及義
 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
 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
 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
 云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
 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
 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
 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

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惟主簿楊玩
 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眾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
 孝廉除郟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頴川趙敦
 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
 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
 子數呼功曹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
 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仕州
 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恆言已
 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
 累遷奉車都尉尚書謹按今陳志作大尚書大字衍忠篤信厚為眾所敬

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議曰嗣恩服羌戎播忠于所事皆一節之士漢季之良也
繼以父命為人後復以父命而復可謂其矣然倫類之變
不足法于後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譙周傳今闕止存熙子秀一篇

熙子秀字元彥性靜嘿不交于世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

原注晉書隱逸傳秀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州郡辟命及李雄據蜀安車徵秀

又雄叔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山藪永

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樸既虧則

高尙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

振元邈之風原注荀子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能之注曰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負石

自沈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亦有秉心矯

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伏唯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

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

谷原注詩肅肅兔置施于中林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

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

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揆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

之墟想王躅于匹齊之境原注左傳羿棄武羅伯因熊髡

齊聞畫邑王躅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躅

躅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躅曰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破君亡

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

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

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
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
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

進免龔勝匹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機原注龔勝事見前注漢書薛

方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嘿遼海方

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

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

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

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

服知化矣朝命徵之秀稱疾不行原注晉書隱逸傳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

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及范賁蕭敬相繼叛亂秀避難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及范賁蕭敬相繼叛亂秀避難

岩渠鄉里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欲代之負擔

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不以垂朽之年累

諸君也後十餘年卒原注陳志注秀卒于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

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畱蜀為大將軍孟

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

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人為祕

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淡于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

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

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

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
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
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
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
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
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
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揆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
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
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
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

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
之質兼覽博闕畱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生取命

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人無出

原注
尚書

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

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
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
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
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
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
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

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
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之論而釋之昔在
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及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于是從橫雲起
狙詐如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僞或挾邪以
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從邪棄直就佞
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
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
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
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

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被咎
戾超然高舉寧曳尾于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
民而忽于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其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
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醴
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有詢納之宏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臺臺尙此忠益然而道
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秋元
陰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
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
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

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于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愷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于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淡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辟適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

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何責之釋何餐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俊髦成羣猶介鱗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眇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旸請而洪

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原注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于陽旸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其身禱于桑林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于是翦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

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

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臆叔

胖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

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

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貴

秦牙沈思于殊形原注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

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

若馬而不可告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馬者皆下才也若告以

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

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

馬也對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

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

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

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

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

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

而果千里之馬也淮南子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

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薛燭察寶以飛譽原注越絕書曰

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

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

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

鈞邪王曰是也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

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者往見曰聞君求
鳴必先拊髀以效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寇以保荆原注淮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
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所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
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
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
師愈強于卒倫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
倫即夜出解薪者得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
曰卒有出探薪者得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
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與軍之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
取吾頭矣即**雍門援琴而挾說**原注桓譚新論曰雍門周
旋師而去即**雍門援琴而挾說**原注桓譚新論曰雍門周
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不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
富而令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實抱真
逢讒罹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為鄰入以掘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
未有不凄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閣
洞房下羅帷唯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音

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
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
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
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
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
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
秦帝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
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
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
生荆棘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
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豎躑其足而歌其上曰孟
睫而君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然太息涕
曲孟嘗君遂歛歎而國之先也**韓哀秉轡而馳名**原注呂
生鼓琴令文立若匹國之人也**韓哀秉轡而馳名**原注呂
曰韓哀作御王衰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
王良執鞞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
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
竦身于雲清原注淮南子曰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
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于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淡目而元
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

食合黎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幸睹夫子于州民寧有而遠至此猶光乎者齷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有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遊乎罔畏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悲哉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炎與元年帝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帝東遷雒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帝賴正相導輔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司馬昭與帝宴為作

故蜀伎觀者皆為感愴帝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帝曰頗思蜀否帝曰此間殊樂蜀不足思也卻正聞之謂帝曰若晉王復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帝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昭嘉正忠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議曰譙周卻正問學淹博文采絢縟進規醫國有光漢之

風焉不能強君以義死國抗敵據險守要以圖恢復乃咕
 囁誘脅舉全蜀奉圖籍面縛軍門反社稷以為長策小人
 之儒也嗚呼昭烈百折僅有此土孔明不濟繼之以死乃
 為腐儒所賣并入仇敵惜哉故二子之事不列諸儒學以
 要亾漢之終焉譙秀不屈于巴賈不臣于晉世豈激于中
 自高其節以蓋周之愆邪原注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
 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亾則亾之先
 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仇阿諛
 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
 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
 免死亾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
 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
 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
 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
 水峻隔絕嘯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
 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

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亾邪魏師之來襄國
 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
 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
 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忽忽遠自囚虜下堅壁於敵
 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爾安能復
 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
 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
 曰天助抑或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
 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驚
 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贊曰文然清約子業敏達蜀何多賢音徽粲發譙郤腐儒
 劫主健決學多何為終撓名節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法主對先學多所改條錄之

贊曰文淵博洽于業如也

其大才中自習用平

其大才中自習用平

其大才中自習用平

其大才中自習用平

其大才中自習用平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 武帝

義例曰陳壽以魏為正統故操始終稱太祖不
叡五主皆生稱帝上沒舉偽號于蜀則始稱姓
名沒稱先主後主于吳四主則始稱凡六主皆
降于蜀直為魏之僭偽今自操至奐凡六主皆
削其號稱姓名同夫孫氏皆為漢僭偽其依倣
帝紀書者亦皆削去其未僭號則以漢正朔加
之亦既僭號則非漢臣而列國也仍以本國之
然年紀事其諸臣子之傳則仍其國之年於吳亦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

原注陳志漢相國參之後曹嵩
既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操豈得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一

宜稼堂叢書

為參後今削之後世紀傳往往繫於前世帝王名臣皆不足徵也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魏書其先出于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于邾春秋之世與于會盟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于容城曹節生騰

隱宮為宦者除黃門從官順帝時為黃門遷中常侍大將

軍梁冀弒質帝太尉李固欲立清河王蒜騰說冀立桓帝

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封費亭侯原注後漢書梁冀忌帝聰

鳩帝崩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

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

吾侯志嘗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

得意而未敢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是為

可長保也冀然其言遂說太后先策免固自立蠡吾侯是為

桓帝歲餘遂誣殺固及杜喬范蔚宗論曰自曹騰說梁冀

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乎其然矣續漢書騰父節字元偉素以此始必以此終

有凶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凶豕自

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

是鄉黨贊歎焉長子伯與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

少除黃門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

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

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

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

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畱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因農張

與穎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

守吏修敬于騰益州刺史公卿于函谷關按得其牋上太

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高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焉

以為高得事上行之節高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

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養子嵩嗣輸靈帝西園錢

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一億萬且重賂中官位至太尉封都鄉侯莫能審其生出

本末或云夏侯氏之子也原注續漢書嵩字巨高質性敦

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

太皇帝裴松之曰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竝云嵩夏

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為從父兄弟嵩生操操少警譎任俠放蕩不

治行業其叔父數言之嵩操患之因逢叔父于路陽嗚原注

苦媧反口敗面曰偶中惡風叔父遽以告嵩嵩呼操問之操

曰初不中風第失愛叔父故見罔爾自是嵩不入叔父言

操益肆意飛鷹走狗游放無度人以其無賴薄之惟梁國

橋园南陽何囹異焉园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

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

為託然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原注續漢書云园字公祖

紀园歷位中外以剛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

為太尉以病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

殯當世以此操乃造子將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子將鄙其

為人稱為名臣不荅操乃劫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操大喜而去操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操舞手戟

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除雒陽北部尉繕治尉廨縣五色棒于門犯禁者皆棒殺

之靈帝所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執殺之豪寵斂迹

莫敢犯者遷頓丘令操從妹夫慝強侯宋奇被誅從坐免

官後以能明古學復拜議郎初竇武陳蕃之死操上書言

武等正直枉被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言甚切至帝不

用其後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政理無效為民蠹

害者時大尉許馱原法與司空張濟承望宦官受取貨賂

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

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操說司徒東

海陳耽使言公卿所舉皆畏強禦避貴戚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其言忠切

謹案後漢書劉陶傳載此云司徒東海陳耽與議郎曹操

上言此作說陳耽使言與後漢書小異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

拜議郎宦官遂共誣陷耽死獄中光和末黃巾賊起拜騎

都尉討潁川賊遷濟南相國

謹案後文曹操十二月己亥令先在濟南後徵為都尉此

云拜騎都尉在前遷濟南相在後恐記事之誤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

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原注魏書長吏取受貪贛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

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

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

作倡樂奢侈多日甚民生貧窮歷世長吏無能禁絕者太祖

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

邪鬼神之事世之徵為東郡太守操見宦戚橫恣綱紀大

淫祀皆由此遂絕

壞遂不就稱疾歸鄉里讀書射獵以自娛樂

謹案後漢書瑯琊王傳順

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逸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

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逸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

此稱之也

中平五年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

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

謹案志注作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南陽許攸沛國周

廢置計從事立至于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
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援昌邑卽位日淺朝乏
讜臣進用羣小議出密近故乘機如轉圜改命如摧朽今
日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也諸君自度結眾
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
克不亦危乎芬不聽呼平原華歆陶巨洪共定計洪欲行
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
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
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
印綬走至平原自殺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
眾十餘萬天下騷動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操爲典

軍校尉

六年夏四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召董
卓將兵詣京師操聞之曰閹豎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
之權寵使至于此欲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定矣何必
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
而進見殺卓到廢少帝爲宏農王立獻帝京都大亂冬十
月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不就變易姓名間行
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原
世語中牟疑是亾人見拘于縣時掾已被卓書惟功曹操
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已
吾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操募兵得五千人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等十郡守相
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操行奮
武將軍豪傑多歸心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
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二月卓聞兵起遂弒宏農王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雒陽
時術屯南陽馥屯鄴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謹案魏
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信考通鑑綱目紹與王匡屯豫州
河內信與劉岱等屯酸棗此云匡屯河內與綱目合豫州
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
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共屯酸棗畏卓兵強莫敢先進操
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
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
所歸此天亾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進兵西將據成
皋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操爲流矢所中所
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授得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
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兵十
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曰諸君聽吾計使
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
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
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之望竊
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州郡兵尋潰操與夏侯惇等詣

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
龍亢士卒多叛夜燒操帳操手殺數十人乃得出其不叛者
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
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韓馥謀立幽
州牧劉虞爲帝操拒之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
眾興義兵遠近莫不響應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
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
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玉印于操坐中舉向其肘操
笑而惡焉紹使人說操曰今袁公勢甚二子復長天下英
雄孰踰之操不應由是不直紹而有圖之之志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

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
餘萬眾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
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操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

操曰孫臑救趙而攻魏耿弇欲奔西安攻臨菑原注史記齊威王謀

救趙以田忌爲將孫臑爲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爲解爾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
于內子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
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斃于魏也田忌從之
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林魏師大敗後漢
書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
萬餘人守臨菑耿弇進軍畫中據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將蓐食
會明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懼將其眾亡歸劇
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拔其本屯賊不

能拔武陽必矣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

陽還操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原注

魏書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

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寇夏四月司徒王允殺董卓

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將李傕等殺允遂擅朝政青州黃巾賊百萬入兗州殺任

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爲賊所殺操部將陳宮謂

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

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

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

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

迎操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操將步騎千餘

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賊數乘勝兵皆

精悍操舊兵少新兵不習練皆畏賊不敢戰操被甲嬰冑

親巡撫之明設賞罰承間討擊賊稍折衄士氣始振賊移

書于操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皇太一同似

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一

人所能存也操見檄呵數其罪更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

禽獲賊乃遁走鮑信戰死購求其喪不獲刻木如信狀祭

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

餘萬口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尙爲兗州刺史將之

部操逆擊之尙犇袁術冬十月治中從事毛玠勸操奉天

子以令不臣乃遣使西入長安通書催汜催汜厚加報答

袁術與袁紹有隙術求救于公孫瓚瓚使昭烈屯高唐單
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操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操軍鄆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兵入陳留
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

匡亭操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
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

江夏操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數千自稱天子徐州牧
陶謙與其舉兵取太山華費略任城尋殺宣并其眾操欲

伐徐州表請州郡各罷兵詔書下謙謙不奉詔上書自訟
秋操乃攻謙下十餘城謙城守不敢出操引兵還初操父

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

置兗州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利嵩財物掩襲

嵩于華費之間殺之并殺操弟德闔門皆死

原注世語嵩在太華山華

縣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

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

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

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

州劭時已死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

將騎二百衛送闔于太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

陶謙故伐之 劭奔袁紹操意謙為之引兵復擊謙至彭城

大戰謙兵敗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

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

謹案荀彧傳載此無十字與志合疑衍 于泗水水為之不流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

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夏四月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攻陶謙拔五

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昭烈屯郟東要操

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原注孫盛曰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

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初操殺前九江太守邊讓張邈陳宮等懼遂叛操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操乃引軍還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陳亂會日暮得引去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兵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安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左手司馬樓異扶操

上馬至營諸將未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亦盡各引去秋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于是袁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從之冬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卒昭烈領徐州

二年春操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先定布操從之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

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陣悉眾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謂其人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悉乘堤步騎竝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昭烈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操圍雍丘冬十月操遣使貢方物詔拜操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下所殺遂定兗州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帝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操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操

將迎帝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奉書將兵迎帝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

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

堅二月操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

謹案後文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叛應紹則

此時辟未斬也儀及其眾皆降洪達書于楊奉奉等共表

操為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秋七

月河內太守張楊及楊奉韓暹以帝遷雒陽奉別屯梁韓

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乃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奏韓暹

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操自領司隸校尉假節鉞

錄尚書事于是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旼种輯尚書僕

射鍾繇尚書郎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
 斌東郡太守楊眾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為列侯賞有功也
 贈射聲校尉沮雋為宏農太守旌死節也時雒陽殘破帝
 居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董昭等勸操徙帝都許九月車
 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帝西遷朝廷
 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原注漢紀初天子敗于曹
 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填星于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
 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
 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
 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于帝曰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
 天下者曹姓也惟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
 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淡遠幸勿多言立謂熒惑逆守北河
 故天子不北渡河按董卓傳帝北渡河故催汜追不及
 又謂代火者土運數固然謂承漢者魏能安天下帝之遷
 者曹氏既預言國號氏姓皆不然之言不可據也

許楊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操擊奉奉南奔袁術拔
 其梁屯于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
 以大將軍讓紹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操
 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使管朝政己乃將兵征伐于外
 袁紹與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諷操以他
 過誅之操曰今天下土崩雄豪竝逐輔相君長人懷怏怏
 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
 不信若復誅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間為庸
 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封雍齒而羣臣以安若何忘之
 紹以操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淡懷怨望原注裴松之曰楊
 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誅滅豈所謂先行彪亦曾為魏武所
 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呂布襲昭
 宜稼堂叢書

烈取下邳昭烈來奔程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眾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自是兵食足餘

二年春正月操擊張繡軍于清水繡舉眾降操納濟妻繡恨之襲擊操操爲流矢所中殺長子昂弟子安民

原注魏書公所

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操乃引

世語昂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其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不復敗矣遂還許以鍾繇爲司隸校尉

督關中諸軍袁術稱帝于壽春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襲殺陳王寵及其相駱俊操遂征之術聞操來棄軍走畱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操擊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操還許太尉楊彪與術通婚操怒下彪獄訊掠幾殺之操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張繡操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操自攻繡

原注魏書臨清水祠匹將表士獻欬流涕眾皆感動

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操還許三月操圍張繡于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于安眾以絕軍後適袁紹叛卒詣操言田豐勸紹襲許操將引還繡兵來攻軍不得進

謹按陳志作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

平御覽來下有進字此作來攻較明晰

連營稍前操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以僞遁繡悉兵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操還許荀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昭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爲順所敗九月操東擊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戰操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操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于術勸布出戰又敗乃還固守操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

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昭烈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使招吳敦等皆詣操降遂割青徐二州傅于海以委焉分瑯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臧霸等爲守相初操爲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言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匹歸及布破生得諶眾爲諶懼操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春二月操還至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

河擊之固使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畱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眾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兗州叛操曰惟魏种不棄孤也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惟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畱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

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操軍官渡袁術自敗于陳日益困弱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遣昭烈及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言于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與董承等受衣帶中密詔令誅操及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討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原注魏略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

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豕間觸醜緊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太守劉勛來奔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并殺貴人董氏殯其姪自將擊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

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原注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

人裴松之曰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東擊昭烈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昭烈奔袁紹獲其妻子其將關忠義屯下邳復進攻之被禽昌豨叛為昭烈又攻破之操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

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忠義擊之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之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昭烈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千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奪氣操還官渡紹進保陽武關忠義匹歸昭烈八月紹

連營稍前依沙埏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

戰不利復還堅壁

原注漢晉春秋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

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

志戰不利下有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裴松之曰魏

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什二三而已

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

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本

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

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

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

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

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

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

云公坑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

能縛而紹之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

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

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紹復

及世語竝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進臨官渡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操乃為車發石擊紹樓

皆破紹復為地道操為長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

乏百姓困于征賦多叛歸紹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

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

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

衣之雄爾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

順何向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

時劉項莫肯先退以為先退則力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

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

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昭烈助辟遣曹仁擊破之紹運穀車數千乘

至操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操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兵疲食歟操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得罪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尙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爾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

間

敗也操大喜乃畱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遣騎救瓊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斬瓊及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劓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將詣麾下操問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復何問爲操意不欲殺許攸曰明日覽鏡益不忘人乃殺之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

示紹軍紹軍兇懼紹將高覽張郃爲郭圖譖害怒而焚攻具詣操營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操上言曰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郵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卽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

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

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殷馗

原注三蒼馗卽

古遼

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

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操破紹天下莫敵矣以劉馥爲揚州刺史治合肥操以孫策旣卒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乃止因表策弟權領其眾而厚撫之

六年春操就穀于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諫乃止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紹之未破也使昭烈略汝南汝南賊龔都等應之遣

蔡揚擊都為都所破操自擊昭烈昭烈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操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
 民人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舉
 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
 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鬼而有靈
 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人以太牢祀
 橋原注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
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
以幼年速升堂室時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
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
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
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
親之篤好胡可為此辭哉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
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載致
薄奠公
 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不至夏四月復進軍官渡五
 其享之

月袁紹卒小子尙立長子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
 月操攻之譚尙數敗

八年春二月操攻黎陽與譚尙戰城下譚尙敗走還鄴夏

四月操進至鄴收其麥郭嘉勸操南伐荊州以待譚尙之

變操從之五月還許畱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

軍死綏原注魏書綏卻也有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

之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內也原注史記趙王以括

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

即有如此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秦軍射殺趙括趙王以

括母先言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

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庚申令曰議者或
 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

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鬪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竝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虎與秋七月令曰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八月操伐劉表軍西平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尙爭冀州譚爲尙所敗走保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

後圖譚尙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我破尙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譚平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尙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尙屯陽平率其眾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授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使我攻尙得以其間略民聚眾比尙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弊也尙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原注裴松之曰紹死至此過周五月爾譚雖出

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于再莽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或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謹案後文冬十月操遺書責譚負約與之絕婚女還進軍則此時之成禮可知

九年春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尙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進軍至洹水由降旣至攻鄴爲土

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
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原注裴松

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徐晃言于

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

之乃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兵來助拜平北將軍

五月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引漳水以灌之秋七月尚還

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

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爾尚果循西山來

臨滏水為營操遣候者數輩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

在邯鄲操大喜謂諸將曰孤已得冀州矣尚夜舉火令城

中知之遂遣軍犯圍操逆擊破之圍其營未合尚懼遣謹案

陳志無遣字此有遣字較明晰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圍

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陳降

眾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

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

兵操入鄴審配死之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

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之原注孫盛曰昔者先王之為誅

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

道于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脫驂舊館義無虛涕

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于項氏魏武遵謬于

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初紹與操共起兵紹

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
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

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
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
強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又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
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街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
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
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
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
賦也操讓還兗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
復以幹爲并州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操略取甘陵安

平渤海河間尙敗還中山譚攻之尙奔袁熙于故安操遣
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
保南皮十二月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操攻南皮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急攻之旦及
日中不克操自執枹鼓士卒咸奮遂克其城斬譚郭圖死
之冀州悉平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
復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
叛攻熙尙熙尙奔烏桓觸等舉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
民匹椎冰原注裴松之曰討譚時川渠水東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匹令不得降頃

之匹民有詣門首者公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
歸漢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

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
 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幽州都督鮮于輔于
 獷平秋八月操擊犢等斬之乃渡潞河救獷平烏桓走出
 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
 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原注前漢書人
 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或毀直不疑曰
 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第五伯魚三娶
 孤女謂之搗婦翁原注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帝戲謂倫曰
 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
 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伯
 伯原注前漢書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
 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顧之患南無趙佗呂嘉
 之難三垂宴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
 制其權柄不得有為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
 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

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
原注前漢書王
 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王商
 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有食之
 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食咎
 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
 外制中取必于上執左道以亂政誣罔悖大臣節故應是
 而日食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
 誅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

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操還鄴
 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以杜畿為河東太守

十一年春正月操伐幹圍壺關三月拔之幹走荊州上雒

都尉王_剗捕斬之封_剗為列侯以梁習為并州刺史秋八

月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海

島昌豨復叛遣于禁討斬之冬十月令曰夫治世御眾建

立輔弼戒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
 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
 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且
 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
 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
 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
 入塞為害操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派原注音孤水名平虜渠
 又從洵原注音勾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除齊北海
 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

十二年春二月操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
 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享其勞
 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
 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令
 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原注史記趙括母上

書于王曰始妾事其父時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
 軍吏士大夫前漢書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
 陳金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人家者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

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
 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
 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
 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酬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
 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

人悉共享之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尙亾虜爾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劉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夏四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操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厯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

下

謹案英雄記曰操一戰斬蹋頓首繫馬鞍于馬上并舞

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

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眾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何也操曰彼素惡尙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乃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封田疇爲亭侯疇不受操之北伐也昭烈果勸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自謂失大會甚悔之

十三年春正月操還鄴作元武池以肄舟師操罷三公官

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操自為丞相原注獻帝起居注使太常徐璆即授

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辟河內司馬懿為文學秋七月操伐

劉表八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論建漸廣遂誣殺融夷三族

劉表卒子琮自領荊州牧屯襄陽昭烈屯樊九月操到新

野琮降昭烈走夏口操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

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

江夏太守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謹案鄧義見劉表傳

志作鄧義誤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冬十二月操遣

孫權書率眾八十萬順流東下權遣周瑜程普將兵助昭

烈擊操于赤壁操軍大崩從華容道步走士卒死者十七

八收遺兵還留曹仁守江陵孫權自攻合肥原注按十二月孫權圍合

肥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

上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

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操

此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操

復封田疇疇不受

十四年春正月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遣張熹救合肥權

乃退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有頃以

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亾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

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

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

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

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爾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

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

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

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原注史記呂尚以魚釣好周西伯西伯獵于渭之陽遇太公載與共歸

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原注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及典護軍絳灌

等讒平日平居家時盜其嫂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漢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之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

誠足以利國家爾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乃厚賜平

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大陋惟才是舉吾得

而用之冬作銅雀臺原注鄴有三臺中央曰銅雀臺有屋

間北曰水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南曰金鳳臺有屋一百九

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為經周行為營見李善三都賦注十

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

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

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

違迂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

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

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爾故

以四時歸鄉里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

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

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爾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儻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荅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亾解沮發病而死及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

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爾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于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爲秦

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以不得不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

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

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原注左氏傳晉侯賞從及與其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吳入郢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

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

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

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

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

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

減孤之責也

曹操下

十六年春正月操以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以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擊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繇襲己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敕諸將堅壁勿與戰秋七月操西伐超議者謂關西兵精悍習長矛非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之無用諸君第觀之遂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操自潼關北渡使眾先渡操留虎士百餘人南岸斷後超瞰船急戰矢下如雨操據胡牀不動許褚扶

操上船

謹案陳志不言許褚扶操上船此本許褚傳

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

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

原注曹瞞傳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

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淚公大笑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

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于

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

西請和操不許九月進軍渡渭

原注曹瞞傳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

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大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冰裴松之曰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

至此容可大寒耶

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原注魏書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賊將見公悉于馬上拜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爾又列鐵騎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既罷超等問遂曹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軍守諸津則西

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原注裴松之曰楚戰于滎陽京索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并兩面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其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操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諸將

皆謝曰公天威爾所不及也冬十月操自長安北伐楊秋

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雷撫其民人原注魏略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

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雷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操還鄴自加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如蕭何故事殺衛尉馬騰夷三族馬超餘眾梁興等屯

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

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虞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

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秋八月操將伐孫權與

權書曰原注記室阮瑀辭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

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淡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

心君豈同哉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

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原注

前漢書高祖以信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

此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列後漢書光武至薊彭

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

之以所服劔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盧縮嫌于已

迎問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能所以失望

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原注前漢書盧縮與高

邯鄲擊陳豨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縮亦使

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奴子

衍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

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

為然乃私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請族勝勝還

賣後漢書卷三

三

宜稼堂叢書

反發兵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
 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搆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
 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
 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
 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
 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原注戰國策蘇秦為
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
王西面交臂而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
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
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 仁

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
 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孤以
 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
 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
 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原注韓
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于羣臣
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
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乃使仁君翻然
 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
 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

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原注

前漢書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

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

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

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為誰守乎鮪曰大司徒

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爾彭還白上上謂彭

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乎上指水曰河水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

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實欲觀湖澤

之形定江濱之民爾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

已榮自謂策得長為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

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

遊不同吳禍原注前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伍子胥諫吳

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輔果事

見末帝紀前漢書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嘗設醴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與吳王反鄒陽

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

王不納去之從梁孝王遊

思淡以微知著爾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

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然而已哉甚未然

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

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

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原注左氏傳越子伐吳吳子

禦之笠澤越子以三軍潛涉

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前漢書漢王以韓

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

宜稼堂叢書

宜稼堂叢書

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

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

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爾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

原注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

兵所從出入後漢書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

下士馬最强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然

元計遂反詔徵彭寵寵固求與朱浮同徵帝不許益自

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三夫

親信吏計議皆怨懷于浮莫有勸行者遂發兵反

不寤終為世笑梁孝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原注前漢書梁

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天子意梁

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

宮韓安國泣見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後漢書竇

融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元游說西河曰

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二賢既覺福亦

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

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

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烜然可觀上

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

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

-5 200 35 905" data-label="Text">

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可為此也若憐

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遺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曷之而已權不荅冬十月操遂伐權操欲進爵國公加九錫侍中荀彧諫止之操怒以彧參軍事彧自殺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權江西

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操令并十四州復禹貢九

州省幽并入冀州以益其封域夏五月丙申操自立爲魏

公加九錫帝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

原注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受學于鄭元建安初爲侍中遷光祿勳御史大夫此冊尙書左丞潘勗之辭曰朕以不德少

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民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宏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復致討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于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

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馮恃其眾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

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

職此又君之功也

原注單于文選作單于李善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

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本竝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反東漢書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

白屋王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

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回慝敦崇帝族援繼

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竝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

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

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

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

之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

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宏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于齊晉朕甚慙焉原注慙女六反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

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典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鳥副焉君敦尙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織豪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

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
 錫君柅鬯一鹵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
 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
 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原注魏書載公命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
 周公其人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卿士王
 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于是中軍師王凌謝
 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
 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助建武將軍都亭侯于輔奮武將
 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于輔奮武將將軍
 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
 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
 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仁領護軍
 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
 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朕臣以士
 受命崩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
 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
 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

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
 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
 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
 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啟土宇跨州兼國周
 公八子竝為侯伯宏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
 室榮章寵盛如此伯也宏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
 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于
 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合典漢帝明君達主行之于
 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周
 魏國之封九錫之榮况于舊賞猶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
 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
 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匹夫之細行
 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
 攸等所大懼也于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
 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
 上旨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
 讓九受一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
 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并賦四萬家基業廣易以昔齊
 功故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
 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
 未足也且聖上願明公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建
 忠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建

操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懦意望畢足非敢希冀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願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宏厚生平之願實非敢望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貶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致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

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王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于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

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進三女為貴人少

者待年于國原注獻帝起居注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

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八月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殺

涼州刺史韋康自稱并州牧督涼州事謹案馬超事志書

網目在八月氏王千萬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參軍楊阜

及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起兵攻超殺超妻子超走漢中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一月分

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魏國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烈常林徐奕何夔

為尙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為侍中議復肉刑不果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馬超自漢中還圍祁山夏侯淵
 使張郃擊超超復奔漢中韓遂從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
 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淵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
 將攻興國屠之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教羌
 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
 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
 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爾原注獻帝起居注使
 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
 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
 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廟授二貴人
 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

府博士御府乘黃殿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
 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奔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
 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
 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三月
 操進位諸侯王上加金璽赤紱遠遊冠原注獻帝起居注使左中郎將楊宣
 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秋七月操伐孫權參軍北地傅幹諫曰治天
 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
 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
 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爾吳有長江
 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
 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則內外之心固有
 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
 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

思不服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
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大威有屈而敵心未
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
操又不從軍果無功原注九州春秋幹字彥材終冬十月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
夏侯淵自與國討宋建于枹罕斬之隴右悉平帝自都許
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常爲
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
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
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
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
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

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
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敕收皇后璽綬
以尙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
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
泣過執帝手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
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弑之操
又酖殺所生二皇子后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
操至孟津自置旄頭宮殿設鍾簾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
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
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原注史記蘇秦說齊王曰今燕雖弱
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
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十城亦必

喜之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屬二十年春正月操立其中女為帝后三月操伐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氏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操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從率眾數萬與其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聞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

山相遠不可守也及至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諸屯不能拔山峻難登士卒夷傷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夏侯惇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失路誤入張衛別營營中驚潰劉曄等在軍後語惇褚曰我師已得賊要屯矣乃還白操遣解慟高祚等乘險夜襲衛大破之斬其將楊任衛等夜遁原注魏名臣奏載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雷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張魯聞陽平陷乃奔南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山入巴中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原注魏書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于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

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走之原注按獻帝建安二十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人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操兵始欲向漢中即引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

兵還爾來附原注孫盛曰濩音戶朴音浮于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

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操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使帝下詔

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踰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

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

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

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勛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

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

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

張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昭烈進據巴中操遣張郃徇三巴昭烈使張飛擊郃大破之十二

月操自南鄭還畱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夏五月操自進爵為王帝下詔曰自古帝王雖

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勛建立功德光啟氏姓
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
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
屏使異姓親戚竝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
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
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宏業遭率土分
崩羣凶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惟恐溺入于
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
武捍朕于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賴
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
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

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勛績韓遂宋
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
其元首屠其窟棲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胄深入險
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
我區宇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
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己任猶錫土班瑞以
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荅
神祇慰萬方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
宗正劉艾奉策璽元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
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
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眾克綏庶績以

揚我祖宗之休命操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勛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擢節勿復固辭操始受命尚書右丞司馬防嘗舉操為北部尉至是召防至鄴與之歡飲謂防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爾操大笑原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建公名防司馬

宣王之父裴松之曰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

僕射毛玠操以其女為公主食湯沐邑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遂伐孫權檄吳將

校部曲曰原注陳琳辭按此檄文選首載尚書令荀彧

胡漢降封列侯等事則二十年事也十七年伐權時荀彧自殺至是豈有或哉蓋此檄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伐權時文也故正文削去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

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

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遠

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

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原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喪其齊斧未聞

其說張晏曰斧鉞所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反凡師出必齊戒廟受斧故曰齊斧也名

字不足以汗簡墨警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

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

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于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

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

越之族不拔原注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

荆門帝命征南大將軍荀彘擊朝鮮之朝鮮襲殺遼東部都尉涉何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

定朝鮮為四郡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昔夫

差承闔閭之遠跡用子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

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于勾踐武卒散于黃池終

于覆滅身罄越軍原注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及吳王與

晉定公爭長于黃池越王襲吳殺其太子吳王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

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滯之罵言未絕于口而

丹徒之刃已陷其胷原注前漢書吳王濞以七國反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敗之滎陽吳王

與麾下壯士千人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縱殺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

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

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

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

梟雄者雖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

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

竇後漢書卷之三

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屍千萬血流漂櫓
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
約馬超逋逸并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
首同惡相救竝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阻不恭皆我
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之誅謹案文選作致天下誅誤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軍入
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
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
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賚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
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

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神寬
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
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
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屍許市非
國家種禍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
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
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
眾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
熨原注蒲墨反寔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
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

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刻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于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勛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

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搃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

下民所同仇事仇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漢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竝見驅迨雨絕于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

之信亦危矣

原注韓詩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鷦鷯鷦鷯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与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勛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匹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

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原注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于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

前漢書項梁使使趣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

角間齊王曰蝮蝮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間于楚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何則

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

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
 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求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操軍居巢二月進屯江西郝谿權在濡
 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使夏侯
 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遣使請降于操
 夏四月操設天子旌旂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
 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
 傳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原注孟子伊尹以割烹要
 湯傳說舉于版築之間左氏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
 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著聲千載原注

前漢書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曹參秦時為獄掾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常從人寄食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爾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于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陳平事見前
 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
 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原注史記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娶齊女為妻魯人疑起遂殺其妻魯卒以為將攻齊大破之去魯適魏其母死起終不歸之魏欲事魏文侯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侯乃以起為西河守以拒秦武侯卒之楚悼王以為相南平百越北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
 卻三晉西伐秦

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為將守負汙
 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
 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二月操加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
 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昭烈遣張

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以王必爲丞相長
史典兵督許中事令曰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
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
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
故時關忠義強盛京兆金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
何羅原注前漢書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
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
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
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
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
未起何羅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
與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
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
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摔胡投何羅殿
下得禽縛之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
窮治皆伏辜

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謹案後漢書吉本作吉平本子邈邈弟穆
等謀殺必挾帝以攻操南引關忠義爲援

二十三年春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
爲內應射必中肩必欲投禕其帳下督曰今日事竟知誰
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謹案志注載必投禕事有二說此取後說會天明邈等

眾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斬之收紀晃將斬
之紀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爲之竟爲羣兒所誤爾操
聞之大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謂

救火者必獲免皆附左操以爲不救者非助亂救火者賊
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
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令曰去冬天降

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侍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操救漢中九月至長安南陽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袞謹案袞志作袞曹髦傳注作袞與此合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集余身蔽袞被七創而死音

騎執袞以歸曹仁屯樊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忠義兵亦至矣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袞收餘民圍音會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屠宛斬音昭烈斬夏侯淵于陽平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昭烈因險拒守將軍趙雲擊操敗之夏五月操引軍還長安秋七月操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攻關忠義屯樊城八月漢水溢沒于禁軍遂獲禁殺將軍龐德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覺曹丕殺之原注世語諷字子京

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
 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
 子誅諷坐死數十人裴松之曰王昶操殺其主簿楊修冬
 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操殺其主簿楊修冬
 十月軍還雒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忠義自效操自雒
 陽南救曹仁未至晃攻之解仁圍操軍摩陂權襲關忠義
 操表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梁寓入貢
 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
 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等曰漢
 自安帝以來政去王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惟有名號尺
 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盡歷數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
 桓靈之間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
 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稱歎是故孫權在遠

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
 周不恤誅放異天命也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不荅
 夏侯惇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能除民害
 為百姓所歸者即其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
 于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政在今日操曰施于有
 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原注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
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
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
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血出木
 工蘇越白狀操惡之遂寢疾遺令曰吾在軍中持法是也
 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姬女季豹以示四子曰以

是累汝因泣下。又曰：吾僇仔妓人，皆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繡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厯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又曰：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其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卒年六十六，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丕稱尊號，追尊曰武皇帝。曹叡景初元年，稱廟號曰太祖，操機鑑明敏，喜任智數，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才能，馭之以術，咸盡器使，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因事

設奇變化如神，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庭無文繡，屏幕弊者，復再紉補。女適人，皆以阜帳，從婢不過十人。攻城克敵，得美麗物，則悉以賜有功。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性喜吟多，才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注孫子十三篇，自爲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登高必賦，造新詩樂章，被之管絃。尤善騎射，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三十六頭。謹案志泣作六十三頭然爲人佻易，無威儀，佩小鞶囊，以盛細物，冠恰帽，以見賓客，與人談論，謔浪醜詆，及其歡悅，至以頭沒杯案中，沾污殽膳，猜阻多疑，啖野葛至一尺，能飲酖酒數杯，刻淡忌前忤之者。

終身不釋諸將有計畫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初不受卓命而東歸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適出五子皆在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自以背卓疑其圖己手劔夜殺八人而去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原注魏書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袁忠為沛相嘗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陳畱邊讓言議嘗侵操卒殺讓族其家忠邵避交州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脫走自首于操拜謝庭中操曰拜可解死邪遂殺之如孔融荀彧毛玠許攸楊修婁圭等少失旨意皆不免軍行嘗經麥中令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傳麥以相持操馬忽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

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乃拔劔割髮以置地在軍中則枕丸木警寐嘗枕幸姬晝寢曰須臾覺我姬見臥安不即覺已而自覺棒殺之廩穀嘗不足主者曰可以小斛給軍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乃斬其首徇于軍門曰行小斛盜官穀故斬之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至其臨終涕泣呻吟以託兒女分香作履衣服組綬無不付界乃不一及禪代此其大姦以一死欺天下後世者也原注博物志漢世安平崔瑗瑗

子實宏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

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恰合于簡易
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陳壽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竝起而袁紹虎視四州
強威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韓
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
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
人超世之傑矣

議曰堯舜以禪讓帝湯武以征伐王桓文以力而伯羿莽
以盜而篡此自昔有天下國家之大端也桓靈之季天下
已無漢矣操之機神權略不世出戡定禍亂康濟斯民慨
然自爲豈不足王翼戴天子加之以共霸則有餘南北征
伐三十餘年大小數百戰功烈巍然乃崎嶇詭譎陰賊險
狠欺人孤兒寡婦爲羿莽篡盜計厭然以西伯自處使其
子爲舜禹之事將誰欺哉爲盜而惡盜之名則又羿莽之

不若也嗚呼世衰道微自晉而下十餘代千有餘年往往
有湯武之仁義桓文之功烈而終用操竊國之術自以爲
得而不知其非悲夫或者又謂操取天下于盜手非取之
于漢室司馬光論操乃大盜而謂人爲盜乎劫遷天子弑
母后殺貴人酖皇子誅大臣戮名士自加九錫爲公爲王
非取之漢室而孰取之哉諺曰巧詐不如拙誠有大功而
以僞喪之者操是也操自謂智予謂不智也

贊曰朱靈瞋昧寶祚傾側九服氛蜚八維裊塞叨吻涎瀝
孽牙血磔祇以樹兵莫知振德操出贅闔龍斷瞰詭人
矜譎蔑文逞智假義勤王圖篡挾帝逆獍萬段老狐百媚
日勝日負日得日凶不作齊桓甘爲田常賊款盜模仍誤

後王母謂弗知代遠益彰夜卧甘爲日常矧熾益對心焉
 各需黃文豈臂外美理王圖慕對帝能竟萬對去無百散
 華平血齋源以懋矣莫賦遊齋縣出贊欄請潤期期齋人
 贊曰米靈訓和資振財補武期辰造人蘇蘇塞四四我
 以爲爽之香辦豈也對自需臂不需也
 非知之萬室而萬姐之若慈曰以善不岐此齋齊大也而
 母司錄貴人酒皇千精大封題各士自賦其幾爲公爲王
 千萬室后詔光備將以天益而萬人欲益平世數天子蘇
 許道光癸卯中秋前三日桐鄉沈炳垣校讀於上海寓館
 有萬方之曰蘇母安之世然而蘇母與蘇國之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自晉而下千餘外千官翁

